

# 从女性主义角度探析《欲望号街车》的暴力书写

孙鹤晴

(西北师范大学 730070)

**摘要:**美国戏剧大师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是美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戏剧讲述了没落的南方淑女布兰奇投奔妹妹后的悲惨遭遇。学者对此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戏剧主题、人物塑造和叙事学等领域。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分析戏剧情节中所呈现的暴力,反映女性角色斯黛拉和布兰奇在父权制社会背景下所遭受的语言暴力、身体暴力和社会性暴力,体现男权统治下女性的痛苦挣扎和可悲命运。此部戏剧传达出田纳西·威廉斯对暴力行为的强烈谴责和批判,引发社会对女性困境的关注和暴力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欲望号街车;女性主义;暴力;田纳西·威廉斯

## 一、引言

田纳西·威廉斯的代表作《欲望号街车》于1948年获得了普利策戏剧奖,这也是他最著名、最成功的戏剧作品之一。这部戏剧最突出的地方之一是对剧中角色布兰奇、斯坦利和斯黛拉的深入刻画。它讲述了一个落魄的南方贵族淑女布兰奇·杜包尔斯到妹妹斯黛拉家里生活的悲剧故事。布兰奇·杜包尔斯对同性恋丈夫的伤害酿成了一场惨剧,她为丈夫的自杀去世而懊悔不已。她也因为私生活混乱失去了教师的职业经历了家人的逝世、家族的衰落,声名狼藉的她只得栖身妹妹斯黛拉家中。她的出现扰乱了妹夫斯坦利原本的生活方式,引起了他的反感,并遭到了他的报复和侵犯,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物质主义当道的现代经济背景下,布兰奇企图维持一种南部贵族淑女的高雅生活,但是她所代表的南方文化在与其妹夫斯坦利所代表的粗暴的现代文明力量之间的抗争中被摧毁了。

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写道:“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以女人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sup>①</sup>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两性之间的冲突通常是以暴力行为表现出来的。暴力是指故意地运用躯体的力量或者权力,对自身、他人、群体或者社会进行威胁或者伤害,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身体损伤、发育障碍、精神伤害、死亡或权益的剥夺。在《欲望号街车》中,男主人公斯坦利作为父权制下的美国底层工人,用暴力的方式对待布兰奇和斯黛拉,在狭小的房间里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

## 二、语言暴力

在男权社会里,父权进行内部殖民的做法,就是通过剥夺妇女的发言权来否定妇女的独立性。一直以来,男性就拥有了绝对的话语优势。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领域,所有的发言权都掌握在男性手中。妇女不但在家庭、社会中处于弱势,而且在言语上受到了男性的攻击和压迫。男性占据着话语的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失去了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能力与机会,没有了话语权。

布兰奇的出现,对斯坦利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不知不觉中,她开始改变斯坦利与斯黛拉的家和相处状态。她给房间里的灯上装了一个灯罩,使其看上去很雅致。她喜欢放什么歌,就用收音机放什么歌。她随心所欲、不受控制的行为,都与斯坦利的格格不入。布兰奇甚至在把妹妹斯黛拉拉入自己的阵营。斯黛拉想叫丈夫斯坦利和她一起出门,斯坦利不满妻子命令他做事:“从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发号施令了?少他妈跟我唧唧歪歪的。”<sup>②</sup>当布兰奇想加入男人们的扑克游戏时,斯坦利粗鲁地拒绝。布兰奇则与斯黛拉在帘幕后说

笑,斯坦利不耐烦地吼道:“你们这些婆娘别躲在那儿嚼舌头!我说你们给我肃静!这是我的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sup>③</sup>他跳起来,恶狠狠地一把把帘子拉紧。

在布兰奇的生日上,斯黛拉开玩笑说丈夫的吃相像头猪,并让斯坦利收拾桌子卫生,结果他愤怒地将盘子和茶杯扔在地上后大声喊叫:“每个男人都是国王!我是这里的国王,不要忘了这点!”<sup>④</sup>所以在斯坦利的心中,女人必须始终保持沉默,只要按男人的命令行事即可,女性完全没有权力发号施令。

斯坦利不能以优雅的风度赢得布兰奇的顺从,他便出言不逊,揭发她以前的所作所为,并破坏了她与米奇的婚事,这些都给布兰奇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戏剧开篇,斯坦利称布兰奇为“金丝雀”,讽刺布兰奇的矫揉造作,用“修女”和“尼罗河女王”攻击她装出来的清高和纯洁。当斯坦利暴力侵犯布兰奇受到反抗时,他称呼布兰奇是只“母老虎”。男性用污名化的词语将女性形象从温柔易驯变成了粗俗失控。女性没有话语权,男性则形成了话语霸权。暴力性话语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 三、身体暴力

在父权制社会中,拥有阳刚气质是社会规训下对男性的要求。在男权制度下,具有“男人味”,即阳刚气质是。女人在男人面前要显得温和顺从、依赖男性。这种男子汉气概的培养,成了压迫、束缚女性的根源之一。

斯坦利是一个夸张化的典型美国工人形象。斯坦利中等身材,身体结实强壮。他所有的动作和态度都表现出了原始动物的快乐,浑身上下都带着“有种男人”的俗艳色彩。他生命的中心就是和女人在一起玩乐。但他并不让自己沉溺其中。对于女人,他只要稍微打量一下,脑海中就可以浮现出对方完全赤裸的模样,并马上调整对待对方的表情和态度。因此,在他眼中,女人只有靠男人才能生存。社会性别分工对妇女所起的作用作出了限定,妇女必须遵从男性权威社会赋予的“妻子”,“女儿”,“母亲”等不同的角色,只能参与家庭事务。“家庭天使”具备温柔、体贴、贤惠、无私的品质,但她没有独立的思想,心甘情愿地接受男人们对她的贬低,遵从家庭中男性的看法。斯坦利对妻子斯黛拉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在男性面前自觉地臣服、顺从谦卑的“家庭天使”。只要不合斯坦利的心意,就对斯黛拉打骂不止。

斯坦利不止一次对妻子进行过家庭暴力。斯坦利不顾斯黛拉怀有身孕,对她拳打脚踢。斯黛拉受不了斯坦利粗暴地把正在播放音

乐的收音机扔出窗外,便骂斯坦利是醉鬼,让他的牌友们都回家去。斯坦利感到颜面尽失,在朋友们面前怒气冲冲地朝斯黛拉冲过去。厨房传出殴打的声音,斯黛拉大声呼叫,传来扭打和咒骂声,许多东西都摔碎了。米奇说家里有女人就不该玩牌,觉得女人就是让斯坦利情绪失控的根源。邻居尤尼斯恨不得警察再把斯坦利拖进局子里,像上回一样拿消防水龙头狠狠冲他。说明斯坦利经常打骂斯黛拉,即使曾经因为家暴被送进警局,仍然改不了对妻子拳打脚踢的毛病。斯黛拉在短暂的愤怒和伤心后,就在斯坦利的哄骗下重新投入了丈夫的怀抱。斯黛拉已经将男权的价值标准已经逐渐内化成为女性自身的价值取向,放弃了女性自主意识。

性暴力是最典型的身体暴力。斯坦利不仅需要妻子的臣服,也想要其他女性表示出对男性的敬佩和吹捧。但是,布兰奇并没有表现出对他的吹捧和尊敬。在斯坦利与布兰奇第一次见面时,他对布兰奇的“凝视”让布兰奇不由得向后退缩。斯坦利在戏剧最后强暴了布兰奇,成为导致布兰奇精神彻底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斯坦利朝布兰奇扑过去,打翻了桌子,布兰奇惊慌大叫,想拿上半截破酒瓶打他,但被斯坦利捏住了手腕。女性在遭受男性虐待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反抗,要么忍受。斯黛拉选择忍受,姐姐布兰奇选择了反抗,但以失败告终。斯坦利强暴布兰奇可以视作斯坦利展示他的男性力量并使女性服从的行为。男性的侵犯就像猎人追杀猎物一样,带给女性身体和心灵上的巨大伤痛。

#### 四、社会性暴力

权力和暴力是密不可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就没有任何区别。权力并不一定产生直接的暴力和损害,而是可以运用暴力。女性遭受社会暴力的可能性更大,其根源在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价值观对妇女的“规训”。女性虽然有公民身份,但是不能享受公民的地位和权利。女性在公共领域是缺席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边缘化。斯坦利可以在公共领域工作,有自己的朋友和娱乐生活。他常常和斯蒂夫、米奇和巴勃夫打扑克,吃着切好的西瓜,喝着威士忌。斯黛拉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也没有经济收入。此外,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公民权利是漠视的,法律确保女性不能独自拥有巨额的遗产,否定女性作为人应该拥有财产所有权。布兰奇刚到妹妹斯黛拉的家中,丈夫斯坦利就惦记上了她们家族的财产,急着要看房产销售文契和单据,并搬出拿破仑法典宣示自己拥有斯黛拉个人财产的正当地。“在路易斯安那州有这么一款法律叫做拿破仑法典,按照它的规定,凡是属于我妻子的也就是我的——反之亦然。”<sup>⑧</sup>另外,斯坦利虽然因为对斯黛拉实施家暴进过警察局,但这并未对斯坦利有威慑作用,他仍然肆意打骂妻子、发泄怒火。可见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约束力不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尽管社会暴力有时并不会对人体产生直接的损害,但在一定时期的团体、社群的社会范围内,就可能通过集体性的舆论、语言、评判,对特定的人物进行间接的暴力。暴力的根本点在于强制力。罗伯特·比尔施太特认为:“权力是把暴力用于社会范围的能力,它是暴力的引入。”<sup>⑨</sup>因此,社会机构往往成为违背女性意愿夺取自由、对女性实施暴力的工具。在这部戏剧中,精神病院成为埋葬布兰奇下半生的帮凶。送布兰奇进精神病院这件事由斯坦利主导。斯黛拉告诉尤尼斯布兰奇要去度假试图掩饰送布兰奇去医院的事实。布兰奇本以为曾经的爱慕者将来接自己去过好日子,兴奋地收拾行李。但等来的是医生和护士。来接布兰奇进医院的是一位男医生和女护士,他们身上那种政府机构人员所特有的乖戾的冷漠神情一目了然。

护士长身上没有丝毫女性的柔美气质,穿一身毫无装饰的制服,显得凶险至极,声音像警铃一样单调刺耳,紧紧地用胳膊束缚住布兰奇不让她逃脱,剥夺了布兰奇的自由。这时,所有人都在劝布兰奇听话。当男医生脱下帽子,非人类的特质不见了,温柔镇定地叫着布兰奇的名字。布兰奇也许透过医生想起了温柔的米奇和前夫艾伦,平静了下来,任由医生领着她离开家,仿佛她是个瞎子。变成正常男性的医生,拥有布兰奇眼中“陌生人的慈悲”,但这种“慈悲”也将带领布兰奇走进被囚禁的深渊。

#### 五、结语

田纳西·威廉斯围绕女主人公布兰奇和斯黛拉的悲惨经历,深刻体现了父权制下的女性悲剧。斯黛拉和布兰奇作为戏剧中的女性角色,在以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总在遭遇着性别暴力。斯坦利不满女性的质疑和反抗,利用语言和身体暴力宣示自己的绝对权力。女性缺席社会公共领域,漏洞百出的法律无法保障女性的权益,医院这一社会机构则违背女性意愿剥夺自由,导致了对女性的社会性暴力。戏剧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父权制社会男性对女性全方位的统治和压迫。田纳西·威廉斯深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对暴力现象十分敏感。《欲望号街车》充满了暴力、冰冷和愤怒,田纳西解释道:“这是由于我不由自主地顺应了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时代那日甚一日的愤怒和暴力的压力,通过身为作家和普通人的自我那日甚一日的压力自然释放出来的。”<sup>⑩</sup>在这部戏剧中,田纳西·威廉斯力图还原现实世界中真实的暴力现象,以揭露暴力行为下的反人道主义本质,希望唤起全人类对暴力的集体反抗,以及对和平与正义的渴求。

#### 参考文献:

- [1](法)西蒙·波伏娃. 第二性——女人[M]. 桑竹影,南珊译. 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 [2]郭爱莲. 父权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悲剧命运的女性主义观照.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04): 50-51.
  - [3]左高山. 政治暴力批判[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4]李静. 难以逾越的鸿沟——论《欲望号街车》中的性别二元对立[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3(01): 151-152.
  - [5]李宝珠.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欲望号街车》[J].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4, 37(12): 191-193+204.
  - [6](美)田纳西·威廉斯. 欲望号街车[M]. 冯涛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 [7]张春霞. 试析《欲望号街车》和《喧哗与骚动》中的男权意识[J]. 海外英语, 2016(11): 189-190+197.
  - [8]叶晓娟, 于元元. 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牺牲品——论《欲望号街车》中的女性和边缘性男性的悲剧[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03): 48-52.
- 注释:
- ①第二性——女人, 第四页
  - ②欲望号街车, 第43页
  - ③欲望号街车, 第64页
  - ④欲望号街车, 第156页
  - ⑤欲望号街车, 第48页
  - ⑥政治暴力批评, 第68页
  - ⑦欲望号街车, 第213页